

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鏡子

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鏡子

《人民日报》社論

(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修正主义者的一面镜子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frac{1}{2}$ · 字数 6,000

1963年3月第1版

196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3001·719 定价（四）0.08元

在过去的一年里，以丹吉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利用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统治集团发动大规模的反华反共反人民运动的机会，取得了印度共产党的领导权。他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叛了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的革命事业，走上了民族沙文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道路，在印度共产党内部造成严重的混乱。他们企图把印度共产党变成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附属品，变成尼赫鲁政府的僕从。

丹吉之流究竟已经堕落到什么地步呢？不妨先看一看丹吉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四日给尼赫鲁祝寿的一封信。

下面就是这封信的全文：

“我的亲爱的潘迪特吉：

在您七十三岁诞辰的时候，请允许我代表印度共产党向您表示我们的衷心祝贺。

在印度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中，您曾经鼓舞了并且英勇地领导了印度全国。

在独立以后的时期，您为保证奉行有计划的发展、民

主、社会主义、和平、不結盟和反殖民主义的政策的新印度，奠定了基础。

今天，在中国侵略所造成的这个严重危机的时刻，全国已經像一个人一样地团結在您的周圍，以保卫它的荣誉、完整和主权。

印度共产党保证无保留地支持您的国防政策和全国团結政策。

祝您长寿，以便实现您建立一个繁荣的社会主义的印度的理想。

忠实于您的

印度共产党主席 什·阿·丹吉”

这不是一封普通的应酬信。在这封信里：（一）丹吉同印度反动派完全站在一起，狂热地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二）丹吉保证印度共产党支持尼赫魯政府的反华反共反人民的所謂“国防政策和全国团結政策”，而且这种支持不是一般的支持，而是“无保留地支持”；（三）丹吉把在印度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寄托在大资产階級大地主代表人物尼赫魯身上。

这是丹吉集团背叛印度无产階級的政治誓言，是他们献給印度大资产階級大地主和尼赫魯政府的卖身契。

丹吉集团的修正主义面目，在一九五九年尼赫魯政府挑起中印边境冲突以后，越来越清楚地暴露出来。三年多来，他們始終站在大资产階級大地主的立場上，充当尼赫魯政府反华运动的辯護士和打手。

第一，丹吉集团根本不顾中印边界的历史背景和实际情况，无条件地支持尼赫鲁政府对中国提出的领土要求。关于中印边界的东段，他们硬说非法的麦克马洪线是“实际上已经划定了的”“印度的边界”；关于中印边界的西段和中段，他们把尼赫鲁政府的无理要求说成是“正确的”。

第二，丹吉集团根本不顾印度统治集团由于内政和外交的需要蓄意挑起边境冲突的事实，竟然把边境冲突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说什么中国“对印度的政治形势作了错误估计”，“从而制造了这一争端”。

第三，丹吉集团不但不去揭露三年来印度军队不断侵犯中国的真相，反而跟在尼赫鲁的后边，按照印度反动统治集团的意图，对中国进行一连串的极其恶毒的诬蔑和攻击。他们说中国“没有守信义”呀，中国“用武力解决同印度的边界争端”呀，中国“坚持他们所有旧皇帝的旧地图”呀，中国“狂热地企图恢复它所认为的它的历史上和地理上的国家形态”呀，中国“为了一英寸的籬笆”，“不顾生命同他的邻居和兄弟战斗”呀，中国被“某种拿破仑主义所支配”，采取了“军国主义和顽抗的态度”，“甚至威胁着世界和平”呀，等等，等等。

第四，丹吉集团不但不去谴责尼赫鲁政府坚持保持中印边界紧张局势、拒绝和解的顽固立场，反而竭力为尼赫鲁政府拒绝谈判的态度进行辩解。他们并且对尼赫鲁

政府提出的关于恢复談判的先决条件，表示“完全支持”。

第五，丹吉集团公然为印度军队向中国发动大规模进攻打掩护。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十二日尼赫鲁下令要把守卫在中国领土上的中国边防部队“清除掉”的第八天，丹吉发表谈话，竟然说什么“中国部队入侵到麦克马洪线以南，从而侵犯了印度的领土”；“我们认为印度政府的报告在这方面是真实的”。

第六，丹吉集团在尼赫鲁政府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以后，大叫大嚷地鼓吹什么“保卫祖国”。他们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一日、十二月二日和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连续公布反华决议，宣布全力支持尼赫鲁政府的所谓“国防政策和全国团结政策”，诱骗人民群众“自愿作出更大的牺牲”，支持尼赫鲁政府“向任何国家购买武器”，支持尼赫鲁政府勾结美帝国主义的政策。

非常明显，丹吉集团披着共产党人的外衣，在欺骗人民、煽动反动的民族主义情绪、破坏中印友谊方面，起了尼赫鲁政府所不能起的作用。无怪乎尼赫鲁政府的内政部长不久以前得意地说：“由这个国家的共产党领袖丹吉先生亲自去谴责中国的立场和支持印度政府的观点，这是对中国再好不过的回答了。”

丹吉集团的民族沙文主义，不但是违背印度无产阶级的利益的，而且是违背印度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也就是违背印度的民族利益的。丹吉集团的民族沙

文主义对内迎合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反动的民族主义的需要，对外迎合美帝国主义向印度推行新殖民主义的需要。这种民族沙文主义的政策，是支持尼赫鲁政府向本国人民进攻的政策，是支持尼赫鲁政府危害民族独立、投靠帝国主义的政策。这是对国际无产阶级的背叛，也是对印度人民的背叛。

丹吉集团从尼赫鲁政府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第一天起，就进一步展开了支持尼赫鲁政府的所谓“国防政策和全国团结政策”的一系列活动，更彻底地执行他们的阶级投降主义路线。

突出的事实之一是，在印度军队向中国边境发动全面进攻的第五天，紧跟着尼赫鲁叫嚷“所有工人不要进行罢工”之后，丹吉就迫不及待地以全印工会大会总书记的身份写信给尼赫鲁，建议召开一次工人、雇主和政府三方面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生产战线和国防方面的种种问题”。尼赫鲁政府果然言听计从，很快就开了这样一个三方面的会议。这个会议一致通过决议，禁止工人罢工、怠工，要求工人加班加点，捐献“国防基金”，认购“国防公债”。

丹吉的这种行径，直接帮助了印度大资产阶级破坏工人运动，剥夺工人的基本权利，加紧对劳动人民的压榨和奴役。作为印共主席和全印工会大会总书记的丹吉的这种可耻行为，表明他已经完全变成了统治阶级向工人

階級和劳动人民进攻的工具。

另一个突出的事实是，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間，丹吉集团的成員之一、印共中央执行委員薩尔德賽，散发了一份傳单。这份傳单写道：

“当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攻我国的时候，我們对保卫国家所負的道义責任，要比我国其他同胞所負的更大，而不是更小。”

“我們向执政党——国大党——及其他所有的爱国政党发出真誠而热情的呼吁：在这紧急关头，我們必須抛开我們的一切分歧，团結在共同的国旗下。当前唯一的考驗和考虑必須是国防。”

“我們明确地宣布，即使我們被排除在为国防而进行的集体努力之外，我們仍将为这一事业而全力以赴。”

“尽管在我們自己的同胞中，有些人企图把我們当作下等人看待，但我們仍将履行这一职责，而不期望得到絲毫报偿。”

“当前的重大需要和对我們的爱国主义的严重考驗，就是坚决地支持尼赫魯总理，加强他的力量和执行他的命令。他是国家的最高統帅和总司令。”

看，丹吉集团对尼赫魯的效忠是多么死心塌地啊！他們对国大党的献媚是多么肉麻啊！他們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緒是多么狂热啊！他們大卖力气地为印度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利益服务，驅使印度广大人民去反对社会主义的中国。这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同印度人民真正的爱国主义，哪里有絲毫共同之处呢？

再一个突出的事实是，丹吉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間举行的全印工会大会理事会會議上作了一篇报告。在这篇报告中，丹吉說：

“我們保卫国家不讲条件，因为国家属于人民。我不认为，在我們的情况下，我們應該首先問一問国家是我們的还是本国資產階級的，然后才决定我們的行动。”

“我們无条件地支持战争努力。”“我无条件地在国防問題上支持尼赫魯政府。”

“我們必須坚持我們的民族主义。”

“在全国处于紧急状态的情况下，防务和瀕于战争的局势，需要全印工会大会所屬的各工会暂时修改它們同資產階級的正常关系，修改它們在有关工人階級的种种問題上的任务和方針。”

“作为工人階級，我們說，我們暂时把罢工斗争以及用这一手段来维护我們的階級利益这个問題放在一边。”

“劳資休战在一种意义上說就是‘階級合作’，但这是自觉地被接受的。”

“毫无保留地支持本国資產階級，在这个历史关头，并不違背工人階級运动的原則。”

“我們支持战争努力，我們同本国資產階級站在一起，……不要犹豫了。你越是犹豫不决，就会越混乱。”

在这里，丹吉完全否定了国家的階級本质，公然把大資產階級大地主专政的国家說成是人民的国家。他完全倒在資產階級方面，公然主張要毫无保留地支持資產階級。他完全背棄了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階級斗争学說，公

然鼓吹階級合作。丹吉之流完全墮落為印度大資產階級的走卒。

尤其駭人聽聞的是，丹吉之流竟然一方面在“全國團結”的口號下，同尼赫魯政府大講團結，另一方面利用印度統治集團的力量，在印度共產黨內排除異己，大搞分裂。在中國邊防部隊主動停火、主動后撤之後，尼赫魯政府按照事先得到的名單，進行全國規模的大逮捕，拘禁了八、九百名忠實於無產階級和人民事業的印度共產黨員以及印共各級組織的領導骨干。丹吉集團一面“號召全體黨員不要為這種逮捕所激怒，而要冷靜地和平心靜氣地堅決地執行黨的政策”，一面乘機派出自己的心腹，緊跟着警察行動之後，奪取了一些印共邦委的領導機構。丹吉集團的這種行動，就是要適應大資產階級的需要來改造印度共產黨，葬送印度的革命運動。

丹吉之流還幫助尼赫魯政府用“社會主義”的幌子，招搖撞騙。他們吹捧尼赫魯是印度“全國團結的象徵”，說什麼“有了這樣一個人做國家的首腦，並且我們（丹吉稱他們自己）又在共同陣綫中採取正確的態度，那麼，這個陣綫就能成為未來發展的領導力量。什麼樣的未來發展呢？那就是實現社會主義”。

莫斯科聲明寫得很明白，共產黨人要揭露資產階級政客利用社會主義口號招搖撞騙。可是，丹吉之流，對於尼赫魯的社會主義不但不加以揭露，反而要印度共產黨

人和印度人民相信，尼赫魯的确是奉行社会主义政策的，應該无条件地加以支持。他們公开要求国大党同印度共产党合作，在尼赫魯政府領導之下，在印度建設社会主义。試問，既然丹吉集团认为可以依靠尼赫魯和他的国大党实现社会主义，那么，丹吉之流所控制的共产党岂不是沒有存在的必要了嗎？

从以上的一系列事实中可以看到，丹吉集团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越滑越远了。他們用階級合作的口号代替了階級斗争的学說。他們用資產階級的社会主义代替了无产階級的社会主义。他們全心全意地維護大資產階級大地主的专政，把印度无产階級和印度人民的革命事业拋到九霄云外去了。他們无条件地支持尼赫魯政府投靠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把反对帝国主义斗争的任务取消得干干净净了。他們踐踏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誼，充当尼赫魯的反华运动的吹鼓手。他們用資產階級的沙文主义代替了无产階級的国际主义。总之，丹吉集团已經墮落到这样的地步，他們背叛了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了无产階級国际主义，在階級投降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的泥坑中越陷越深。

在共产党內出現像丹吉之流这样的修正主义者，这在历史上并不是沒有先例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修正主义思潮曾經襲击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在許多党的內部，出現了馬克思列宁主

义的叛徒。例如有美国的白劳德和盖茨，丹麦的拉森，日本的春日庄次郎，等等。不但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内，而且在无产阶级一度掌握政权的南斯拉夫，也出现了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铁托修正主义集团。对于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来说，重要的问题是，从这些叛徒集团给共产主义事业所带来的损害中吸取教训。

铁托集团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反映了一个叛徒集团怎样通过修正主义的路綫腐蚀了一个党，使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

丹吉集团是又一面镜子。这面镜子，反映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人，怎样踏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并且沿着这条道路滑下去，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僕从和尾巴。

目前，印度共产党人和印度人民的处境是十分困难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坚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印度共产党人，对于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的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人民，表示深切的关怀和同情。任何反动派，任何修正主义者，都决不能阻挡印度人民前进的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力量，终将依靠无产阶级和广大的人民群众，在复杂、曲折的斗争中，克服一切困难，成长和壮大起来。历史将会证明，那些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人，是印度人民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印度的未来，是属

于他們的。

現在，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也处在一个困难的时期。印度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力图破坏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誼。帝国主义也力图从中混水摸魚，挑撥离間。但是，我們沒有理由低估中印两国人民有悠久历史傳統的偉大友誼的力量。印度反动派也好，丹吉修正主义集团也好，在这个力量面前都不过是渺小的一撮。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誼，中国共产党人和印度共产党人之間的友誼，归根結底，是任何人也破坏不了的。